

波兰自公元966年梅什科一世建国以来,到现在1000多年了,这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它的历史上,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哥白尼、肖邦和居里夫人这样的世界文化和科学领域的伟人之外,她的文学在西方乃至世界也占很重要的地位。我国从鲁迅在20世纪初开始介绍波兰文学到今天,喜庆的是,从它的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时期直到当今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主要作品,都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撰写一部对波兰千年文学发展进行全面介绍的学术专著对我们全面了解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重要的国家,促进我们和波兰的文化交流,都是很必要的。我写这部文学史(上下两卷,2019年1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参阅了波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包括波兰文学从古到今发展各个时期的多卷本文学史以及其他许多波兰学者撰写的波兰文学史和波兰的历史书中提供的十分详细的资料,此外在这中间,我也阅读了难以数计的已经翻成中文和大量尚未翻成中文的波兰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对波兰文字史上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文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以及重要的作家进行长时期的深入研究,然后在我的这部文学史中,根据个人的观点对它们和他们进行全面的介绍。

波兰文学史上各个时期的划分当然和欧洲别的国家文学史时期的划分是一样的,即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至今的文学。虽然波兰开国以来就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信仰,但我认为,罗马天主教会波兰的统治远不如它对西方一些别的国家那么强烈,在波兰的历史上,这里也出现过基督教的各种派别甚至民间的派别,并没有受到天主教会的歧视。所以波兰文学在它的早期,除了具有天主教信仰的诗歌作品之外,也有许多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和以诗体写成的编年史和墓志铭作品,大都歌颂为波兰的兴盛作过巨大贡献或者抗击来犯之敌维护了波兰独立的国王的历史功绩。

15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在欧洲,原是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神权的伟大斗争,也是一次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艺的运动。波兰这时期的代表诗人扬·科哈诺夫斯基和米科瓦伊·雷伊的作品反映世俗生活的题材十分广泛。这些诗人热切希望波兰走向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他们的作品也揭露了一些基督教的主教和神甫借祈祷骗人钱财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科哈诺夫斯基为他出生才30个月就夭折了的女儿寄托哀思而写的长诗《哀歌》是波兰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无论在思想感情的表达还是艺术形式的运用上都有创新,并且联系到古罗马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倾向。

17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称之为巴洛克的艺术原是一种建筑、雕塑艺术的形式,源于意大利,在风格上极力追求豪华和标新立异,为的是炫耀财富,和贵族宫廷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波兰这一时期一些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大都反映封建贵族的日常生活,认为这一阶层的人们有道德修养,风度儒雅,言谈风趣,但也颂扬了波兰在反对异族侵略的战争中的伟大胜利,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启蒙运动是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它追求政治和学术思想的自由,崇尚理性,提倡科学技术的进步。波兰启蒙运动出现在18世纪下半叶,深受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的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影响。如政论家斯坦尼斯瓦夫·斯塔希茨和胡果·科翁泰在他们的政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富民和具有民主思想的主张,认为在波兰的议会中,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有封建贵族的代表,而且要有市民阶层的代表参加,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的作品形式多样,大都揭露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不尽职守和天主教神甫的愚昧、伪善,指出教会是封建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尤利扬·乌尔森·涅姆采维



奇在他的长诗《历史之歌》中甚至介绍了波兰开国以来到启蒙运动时期所有的国王和著名的历史人物,颂扬了他们中为波兰的繁荣、抵抗异族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建立了功勋的杰出代表。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创作和出版了波兰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米科瓦伊·多希维亚德钦斯基的奇遇》,作者在小说中描写他的一个理想世界,这里的农村每个人都享有土地,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助互爱,人与人无等级之分。作家季米特尔·米哈乌·克拉耶夫斯基的小说《沃伊切赫·兹达任斯基》描写地主的庄园里还建了学校、医院,开展各种文化活

动,在庄园里耕种的农民也参加庄园的生产管理,几乎成了一个集体经济。这些作品中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表现了波兰的启蒙运动民主思想已接近于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欧洲的民主运动促使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这个思潮在政治上反对西欧各国封建阶级和基督教会的反动统治,要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在文学上强调抒发个人的感情和理想。波兰在1795年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亡国后,波兰的爱国志士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占领者的压迫、恢复民族独立的斗争。所以波兰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和这一时期的波兰民族解放斗争有密切的联系。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以亚当·密茨凯维奇、尤利乌斯·斯沃瓦茨基、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和齐普里扬·诺尔维德为主要代表。亚当·密茨凯维奇的长篇叙事诗《塔杜施先生》是波兰文学史上重要的经典,它成功地塑造了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和农奴的解放而战斗和献身的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指出了只有加强波兰民族内部的团结一致,才能打败来犯之敌,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此外,长诗还以广阔的画面生动展示了波兰贵族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

波兰19世纪下半叶,仍在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统治下,但是三个占领区特别是被沙俄占领的波兰王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各种新的矛盾又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如果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其代表作家有亨利克·

显克维奇、波列斯瓦夫·普鲁斯、爱丽查·奥热什科娃和玛丽娅·科诺普尼茨卡。亨利克·显克维奇以创作规模宏大,其“史诗风格更是达到了艺术上绝对完美的地步”的历史小说,于190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波兰获这个大奖的第一个作家,他以古罗马暴君尼禄的反动统治和他对当时属于社会下层的基督教徒的残酷迫害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在世界各国的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他早期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旅美书简》不仅揭露了在19世纪70年代白人殖民者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残酷压迫,也对当时居住在北美的华人遭受白人殖民者的欺凌作了真实的反映,对他们表示深厚的同情。波列斯瓦夫·普鲁斯的长篇小说《玩偶》以19世纪70年代波兰王国社会状况为背景,真实反映了波兰当时封建贵族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成功地塑造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爱国的光辉形象,也是波兰19世纪文学最重要的经典作品。波兰20世纪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路德维克·克日维茨基对这部小说作出评价时曾写到:“正像英国的狄更斯和法国的巴尔扎克一样,普鲁斯在我们这里乃是自然的见证,这个见证可以告诉千秋万代,在19世纪后半叶的波兰,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他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却是形象的现实。”

波兰20世纪文学的发展比较复杂。1918年,由于普鲁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波兰在经历了120多年被瓜分的历史后,终于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但是独立后的波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依然尖锐复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又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战后在1945年,成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它于1949年和我国建交后到现在,一直保持了友好的交往。波兰文学这一时期在小说创作方面,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的《福地》以19世纪80年代波兰工业城市罗兹的工业经济的发展为背景,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尔虞我诈的阶级本性。他的长篇名著《农民》和

玛丽亚·东布罗夫斯卡的《黑夜与白昼》以及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的《名望与光荣》都是史诗式的文学作品,是波兰20世纪文学的经典。在波兰现代小说的创作中,同样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我在《波兰文学史》中也提到了在201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她是青年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但当时因为有关她的创作资料缺乏,对她的介绍还不够充分,而且对她的名字,也用了个老的译法奥尔嘉·朵卡萩,对于这个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当然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波兰20世纪和本世纪初的诗歌和戏剧创作的情况都非常复杂,在诗人中,重要的有扬·卡斯普鲁维奇、卡齐米日·普热尔瓦·泰特马耶尔、莱奥波尔德·斯塔夫、波列斯瓦夫·列希米扬、尤利扬·杜维姆、布鲁诺·雅显斯基、弗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尤利扬·普日博希·塔杜施·鲁热维奇、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切斯瓦夫·米沃什、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耶日·哈拉塞姆维奇、斯坦尼斯瓦夫·巴兰恰克、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和爱娃·李普斯卡等,他们被认为是波兰20世纪诗歌如象征派、表现主义,“斯卡曼德尔”、未来主义派、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当代派”、新古典派、新浪潮派和地铁里的诗等众多流派的代表诗人,其中有的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派别。为此我也选译了他们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编成一部《波兰现代诗歌选》,曾于2015年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些诗人中,在世界各国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分别于1980年和199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切斯瓦夫·米沃什和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因此我在《波兰文学史》中,为他们单独立了节。但是波兰国内,则极力推荐塔杜施·鲁热维奇获此殊荣,他们认为鲁热维奇的诗歌更广泛地反映了波兰

的现实生活,以质朴的日常生活的语言真实反映人心理中的喜怒哀乐,表现了对人、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炽热的爱,诗人自己也认为“诗歌没有爱就没有生命”。在形式上,诗人善于运用比喻、象征和艺术典故,或者采取以景移情、情景交融以及拟人化和拟物化的描写,赋予其作品浓郁的诗情画意,使读者欣赏到其中艺术的美,感受到其中的至真至理。另外,鲁热维奇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而且也是波兰战后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和一位很有成就的散文作家,我在《波兰文学史》中,因为需要,更侧重地介绍了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辉煌成就,所以我在于2019年10月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比翼下双飞在人间——波兰文学和汉学研究文集》中,又对他在诗歌创作的突出成就作了更多的介绍。并在前些年,我还翻译了这个诗人的诗选,分上下两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比翼下双飞在人间——波兰文学和汉学研究文集》是我继《波兰文学史》之后,一部同样是全面介绍和研究波兰文学的学术专著。与《波兰文学史》不同,这里除了对波兰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作家、文学理论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中有些就是我为我曾翻译出版或者将要出版的波兰文学作品写的序言)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波兰文学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各种文学流派以及它们和中国文学的比较,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写了一系列关于它们的专论。此外,在这部《文集》中,也对波中两国在过去几百年的文化交流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样,我们不仅可对波兰文学千年发展的历史有全面而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知道波兰和我国人民过去是如何长时期地友好交往的。

■天涯异草

马拉美,塞纳河畔森林里的远影

□沈大力

位于枫丹白露附近的乌莱纳镇是法国象征派诗人斯特凡·马拉美(St é phane Mallarm é)的故居。这儿有塞纳河缓缓流过,抵达泉水港,堤岸上的瓦尔万森林一直伸展到枫丹白露森林北侧的波阿勒洛瓦镇,是个度假胜地,更以马拉美在此辞世,今朝成为塞纳—马恩省立“马拉美博物馆”,吸引着远近游人。

斯特凡·马拉美1842年生于巴黎,娶一德国女子为妻,先期默默无闻地在伦敦、图尔农等地当了30年的英语教师,后以其诗才成为19世纪下半叶象征派第一代先锋。他的诗坛设在现今巴黎第八区的罗马街。这个曾被学生撵出课堂的普通教师,以其神秘主义姿态,在文艺沙龙里摇身骤变,一跃成为高蹈派圣哲。年轻的崇拜者趋之若鶩,形成自1880年起名闻遐迩的“周二文艺沙龙”,巴黎文苑诸秀士,奇幻小说家维里埃·德·里拉唐、诗人魏尔伦和梵乐希、画家马奈、勒东、高更、雕刻家罗丹、音乐家德彪西纷纷前来拜访。他以《叹息》《花丛》《天蓝》《海风》《窗户》《夏天的悲哀》等诗篇声名鹊起,于1896年魏尔伦去世后继之当选为巴黎“诗坛王子”。新闻报道:“他两年后在枫丹白露附近的乡间小屋谢世。”更确切地说,马拉美的“乡间小屋”在塞纳—马恩省的乌莱纳,以故人命名的堤岸第4号。

马拉美厌恶现代文明,在巴黎闹市罗马街举办“周二文艺沙龙”,旨在宣扬他的唯美主义,声称文艺“并非描绘事物本身,而要体现其产生的效果”。他呼喚“内心之夜”,以求精神深入到感知“绝对的蒙昧”。他因之沉入波德莱尔和爱伦·坡的“虚无”,到1866年陷进疑虑,盼望“我死后重生”。马拉美将诗人比喻为一个摇扇女郎,希冀一种凤凰涅槃,企盼以古代俄耳甫斯下地狱拯救妻子的神话来诠释大地万象。依他看来,诗人的使命在于创造出一种俄耳甫斯式的诗化作品,表达玄奥体验,从而消除文艺创作中的荒诞与盲目,将物化提升到精神境界。每到星期二,马拉美的朋友及追随者云集晚间的“文艺沙龙”。他们都是信仰唯美主义,来聆听主人调侃的象征派。其中常见的有莫里斯·巴雷士、勒内·吉勒、亨利·勒尼埃、古斯塔夫·卡恩、茹尔·拉福格、彼埃尔·洛伊斯、保罗·克洛岱尔等,以及勒兰特·德·里尔一批高蹈派风流名士。马

拉美正是在高蹈派的杂志《当代巴纳斯》上刊载诗作开始出名的。

在其多位诗友中,跟马拉美最为契合的是穷困潦倒的贵族后裔维利埃·德·里拉唐。他们俩都沉迷于神秘主义,认为神秘是圣洁的核心,只有艺术精英才能理解透辟诗歌这个辉閃眩目的“宝石箱”。马拉美十分赞赏维里埃·德·里拉唐的大型诗剧《阿克塞尔》,称其为当时最杰出的作品,支持该剧1894年在巴黎公演。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位理想主义的象征派诗人最终却神秘地分道扬镳了。1893年以后,马拉美避开巴黎闹市的喧嚣,退隐乡间专事写作。不言而喻,乌莱纳的塞纳河和瓦尔万的森林为他玄远而深邃的思索提供了理想的自然环境,让他远离巴黎大都会的尘埃,任凭其完善自己的“纯诗”美学。

笔者在巴黎结交的朋友,主持“巴尔扎克之家”的伊夫·卡涅先生曾屡屡强调:“一座博物馆并非陵墓,它的任务不是保存‘圣骨’,而重在弘扬逝者的作品。”乌莱纳这座马拉美19世纪风格的故居,正是储存他诗歌珠玑的宝地,一个类似拉伯雷“圣瓶”,能给人启迪的灵泉。这座邸宅有一个优美的外部环境,另一边是塞纳河堤岸,底层三间雅室,陈列着马拉美生前收藏的艺术品,图书室里满是这样象征派文坛偶像的遗著。从他先写悲剧,继而转为长诗,但终究未完成的《爱罗狄亚德》和《牧神午后》,到绝对“圣书”,显示一种执著不弃的文苑奋斗历程。他的《爱罗狄亚德》与福楼拜的《爱罗狄亚斯》相呼应。二者均突出耶稣教义《福音书》中沙乐美在舅父面前用银盘托举施洗约翰头颅,翩翩起舞的高蹈形象,导引诗歌回归巴纳斯山巅。

在《爱罗狄亚德》一诗结尾,马拉美这样描写那位远古犹太美女向她的奶娘告别:“如花櫻唇且歇息,/我等待未曾有过的经历,/或许,没能获悉您呼声的奥秘。/童年最后的呜咽,/让人感觉梦幻,/流逝了珠玉的凉意。”明快的节奏、和谐的旋律、变幻的情景、珠玑般的诗句,充溢着言外之意,反映出马拉美重在语言音乐美感的新诗观。

《牧神午后》是马拉美于1865年谱写的田园诗,起初定名为《牧神独白》,几经修改,迟至1876年才正式发表,由其密友德彪西配乐流传开来,取名《牧神午后序曲》,堪称音诗的经典。这首牧歌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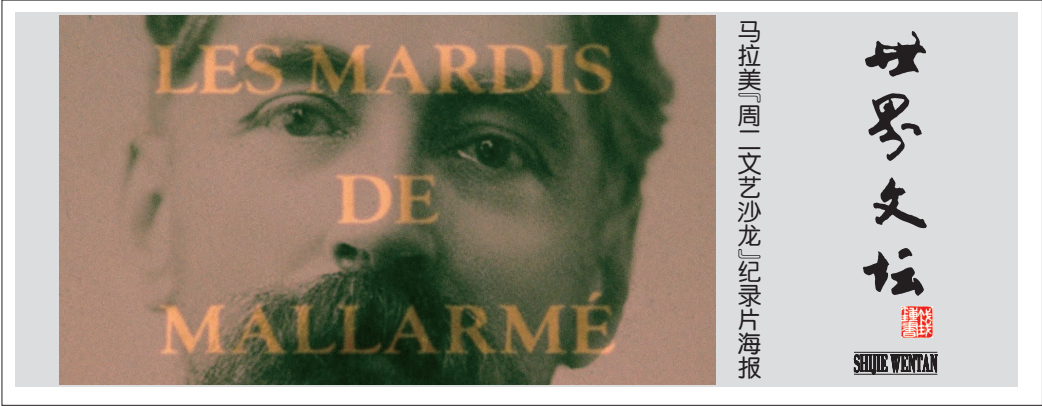
绘希腊罗马神话里的放牧神大潘在西西里岛逍遥自在的生活。他用芦苇编成排箫吹奏,为窈窕的森林仙子们伴舞。这个羊尾人身的怪物不时兴起,野蛮追逐女仙。牧野田园突然生变,骤现马拉美笔下的场景:“一群天鹅惊飞。/不,那是水仙女们在逃逸,/一个个潜入深水……”

德彪西的“序曲”旋律里溢出马拉美展示的牧神午睡醒来回味自己的情欲梦境:“我为自己的幻声骄矜,/将长久地描述仙女们的神韵……”

1877年,马拉美紧跟《牧神午后》,又发表神秘色彩浓厚的《陵墓》,追怀他最崇拜的亡灵爱伦·坡和波德莱尔两位各处大洋一岸,但抱有同样文学理念的诗人。在《爱伦·坡石墓》结尾,他为“这奇异的聲音”低吟:“这块花岗岩从晦湿的灾难跌落尘世,/愿它至少能成为永恒的界石,/标明裹挟神明的玄色翅膀,/朝着未来散乱飞翔。”据马拉美自己说,这首悼亡诗曾在美国巴尔的摩港为爱伦·坡竖碑典礼上朗诵。

在长达八节的《查理·波德莱尔石墓》里,作者先以“晦涩的啜泣”赞美死者,然后歌颂:“最阴郁者之吻,/无以表难割寸心;/黑暗中晃动著玫瑰……/掩映美人鱼的倩影。”

作者透露,这支“安魂曲”是特为给波德莱尔树碑立像而谱写的。马拉美这类“象牙塔诗”,以异常晦涩难懂出名,但总给读者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美感。抑或,这恰恰是纯诗歌的真谛,拨动人心弦的玄机,赋予他含蕴深奥的作品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1883年,魏尔伦发表《受诅咒的诗人群像》,翌年,于司曼斯出版《逆向》,二人相继将马拉美吹捧上象征派圣坛。作为该派坛主,马拉美资助高更远赴异域塔希堤,高更为他绘肖像,深切表达诚挚敬意。这之前,马奈为《牧神午后》插图,1876年还给他画像。马奈死后,他生时最亲近的女友转为马拉美的情妇。能达到如此境地,《法兰西诗典》所列“寻常生活平庸而贫瘠的马拉美”可说是志得意满了。

不过,他在《花丛》一诗里却历陈风信子、菖兰、玫瑰和百合“花开花落”,潮来潮去反复无常的

“生涯”。他意识到,希望乃绝望之悖论,一个会产生突变的潜在灾难,未了演化为一只爱伦·坡1843年预示的凶险“黑猫”。他不无远虑近忧地叹息道:

噢,胸怀宽阔的地母!
你的萼片摇曳着未来的细颈花瓶,
似锦艳芭芭随香脂的死神,
疲乏的诗人撑着苍白的生命。

1898年,马拉美戴上“诗坛王子”桂冠两年后,在他塞纳河滨乌莱纳的乡间邸宅逝世。为他送葬的罗丹感叹:“还需要多长时间,大自然才能再造出这样的大智者?”谈及他的作品,人们归结:“他写诗偏于用冷门僻字,让人难以理喻,甚至像花岗岩。但它毕竟蕴含着独特的美学,而这一美学乃是真正‘美妙’的哲理,一种深入人心扉的抒情。他正是为此贡献了自己的终生。”

今人若造访诗人马拉美故居,可从巴黎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乘坐地区列车(Transilien ligne R)出发,经由塞纳—马恩省会默伦站(Gare de Melun),约一小时即可抵达。确切地址为:4, quai St é phane Mallarm é , 77870 Vulaines-sur-Seine 游人在彼可以观赏到塞纳河堤岸和瓦尔万森林的秀丽风光,并可在附近“小雪松餐厅”(le Petit C è dre)菩提树的荫底下进餐,享用法式佳肴美酒。